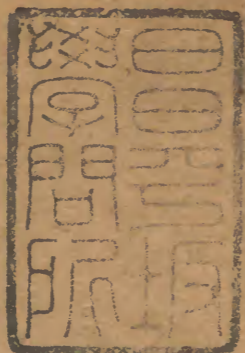


十國春秋

七十之六

十四



漢書門類			
二	一	九	三
四	二	〇	二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二	二	漢
〇	三	三	書
函	二	二	
三	四	二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32
冊數	24 (14)
函號	290 1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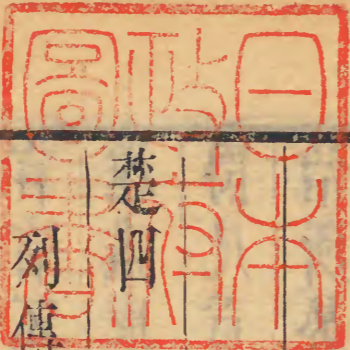
十國春秋卷第七十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弟農祥慶百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重刊校

淺草文庫



楚四列傳

劉言子保權王達周行逢

劉言廬陵人也初事吉州刺史彭玕從玕奔楚事文昭王為辰州刺史會恭孝王與弟爭國以土木功虐用靜江兵士靜江指揮使王達等因眾怨回武陵黜留後王

子光贊已又逐節度使王孫光惠以言驍勇得蠻人心
欲迎立為帥一云迎言知達等難制曰不往將攻我乃
單騎赴之既至推言權武平留後俄而潭州將徐威作
亂南唐中主命邊鎬經畧朗州遷馬氏於金陵因并召
言言不行遣達與行軍司馬何敬真等攻鎬大敗之言
遂盡取湖南故地惟郴連入於南漢奉表周朝以邀封
爵凡貢獻賣茶悉如馬氏故事又言長沙不可居請移
治所於武陵時周廣順二年也太祖皆許之乃升武平
軍在武安軍上除言節度使同平章事因以武安授達
達自以言已所迎立不肯為折節二人始稍稍不相能

達謀曰言將可用者不過何敬真朱全琇爾召而殺之
言可取也是時南漢常擾梧桂宜蒙等州達因給言召
敬真等會兵攻敵言信之以敬真為南面行營招討使
全琇為先鋒使往會潭州兵至則陷達計中見殺達乃
舉兵襲朗州幽言別館尋殺之歐陽五代史楚世家云
王進達乃舉兵襲武陵
執言殺之不云
幽言今從通鑑言鎮湖南凡三年先是朗人謂言為劉
黻牙一作
黻樂馬氏將亂湘中童謠曰馬去不用鞭黻牙過
今年及邊鎬俘馬氏鎬為言所逐而言亦被害
王達周世宗實錄及歐陽五代
史皆作王進達今從通鑑武陵人少為靜江軍卒
事恭孝王為靜江指揮使恭孝王之攻長沙也以達為

先鋒及城陷命達與副使周行逢帥所步兵千人營緝長沙府舍執役甚勞兵皆愁怨曰囚免死則役作之我輩從大王出萬死取湖南何罪而囚役爲也且大王終日酣歌寧知我輩作苦乎達與行逢聞之相謂曰衆怨深矣不早爲計禍且及詰旦昧爽因擁衆以長柯巨斧斫關奔歸朗州恭孝王方醉不能省次日始遣將唐師翦追之及於武陵師翦大敗而還達遂黜留後王子光贊而奉王孫光惠爲節度使已又廢光惠送於唐推辰州刺史劉言爲帥而自爲其副及邊鎬經畧朗州且徵劉言朝達白言曰武陵負江湖之險帶甲數萬安能拱

手受制於人鎬撫字無方士民不附可一戰擒也言乃以達與周行逢牙將何敬真張儆滿公益朱全琇宇文瓊彭萬和潘叔嗣張文表十人皆署指揮使部分發兵攻鎬於長沙鎬敗走言奉表臣周周以言爲武平節度使亦以達爲武安節度使未幾達恃推立功謂言非我不至此勢不爲之下由是漸有隙而陰欲相圖矣先是達克潭州以何敬真朱全琇爲靜江武安副使二人者言驍將也至是敬真與達不協謀同全琇作亂周行逢謂達曰劉言素不與吾輩同心敬真全琇又恥爲公屈盍早爲之所達曰微君言達敢忘乎乃陽言南漢見侵

檄二將帥兵禦之言性惟不知其誑已即遣敬真全秀往及至長沙達謬為恭敬出郊迎宴飲連日多貽美伎以餌之敬真等因淹留不進達乘敬真醉使人詐為言使者責以不亟禦寇專務荒宴命械歸西府全秀隨亡去亦遣兵追獲皆斬首以徇廣順三年六月達於是率大兵攻武陵殺其指揮使鄭玟囚劉言於別室八月上表於周誣言謀以朗州降唐眾共廢之且請移使府復治潭州甲戌周太祖遣通事舍人翟光裔來湖南宣撫即授達武平軍節度使兼中書令無何言被殺顯德元年四月達又請使府仍徙朗州三年周世宗征淮南拜

達南面行營都統命攻唐鄂州達素雄豪得志之後不復向禮節車服制度擬於王者時過岳州界團練使潘叔嗣達故時同列也待達甚謹達左右多就叔嗣求賂叔嗣恡不與左右遂讒其短達信而面詈之叔嗣斷恨語其下曰達戰勝而還吾屬無噍類矣達入鄂州方攻下長山執唐將陳澤等二月叔嗣以兵襲朗州達聞之遽輕舟歸與叔嗣戰敗死三楚新錄曰達領兵侵南越留周行逢知留後事行逢因謂所親曰王公必不返然以後事付吾者所謂以雲雨資蛟龍也及達至桂陽果為越兵所破僅以身免竟死於路湖湘故事曰王達奉詔伐吳有蜜蜂無萬數進達傘蓋周行逢內喜潛與潘叔嗣張文表等謀曰我觀王公妖怪入傘他時忽落別人之手我輩處身何地我等若三人同心共保馬氏舊基同取富貴豈不是男兒哉

周世宗實錄云顯德三年二月丙寅朗州王進達言領大軍入淮南界庚寅言入鄂州界攻下長山寨癸巳荆南高保融言進達自岳州領兵復歸本道又云潘叔嗣為先鋒行及鄂州叔嗣回戈襲武陵進達聞之倍道先入武陵叔嗣攻其城進達敗走為叔嗣所殺通鑑考異云進命行營副使毛立為袁州營統軍使潘叔嗣張文表為前鋒軍次醴陵縣吏請具牛酒犒軍立不許叔嗣文表因士卒之怒縛立送於行逢以兵叛告進達大懼乘輕舟奔朗州叔嗣追至朗州殺之丁壽馬氏行事記曰五月五日叔嗣殺進於朗州諸說多不足據全從歐陽史及十達鎮湖南亦三年與言同初南唐有術士言南楚氣色甚佳將有王氏起焉時除永州刺史王溫中主疑即其人遣使拜溫征南將軍賜以印綬巾帶密於市中竄毒使至溫拜命著巾俄腦裂而死未幾達舉兵襲長沙據之即其應也

周行逢朗州武陵人少無賴不事家人生產常犯法配發靜江軍卒以驍勇累遷裨校王達攻邊鎬行逢別破益陽殺唐兵二千餘人執其將李建期當是時隸朗州劉言戲下者指揮使十人咸以知兵名行逢能謀張文表善戰潘叔嗣果敢三人多相須成功而行逢與王達則又情款甚昵焉及達為武安節度使拜行逢集州刺史為達行軍司馬達與劉言有隙行逢為畫謀策遂襲殺言達據朗州行逢據潭州顯德元年拜行逢武清軍節度使權知潭州軍府事潘叔嗣既殺達或勸其入朗州叔嗣曰吾殺達救死而已朗地非吾利也乃還岳州

遣其客將李簡率同人迎行逢爲帥行逢入城自稱武平留後告於周或請以潭州與叔嗣行逢曰叔嗣殺主帥罪當死若與武安是吾使之殺主公也召以爲行軍司馬叔嗣怒稱疾不至行逢曰是又欲殺我矣乃陽以武安與之召使至府受命至則遣人執之立庭下責之曰汝爲小校無大功王逵用汝爲團練使一旦反殺主帥吾未忍斬汝乃敢拒吾命乎遂殺之三年二月行逢自稱武平武安留後奉表告周七月世宗授行逢武平軍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宋初加兼中書令建隆三年十月卒追封汝南郡王行逢故農家子起微賤

知民間疾苦勵精爲治公而無私堦唐德求補吏行逢曰汝才不堪爲吏吾今私汝則可矣汝居官無狀吾不敢以法貸汝與之農具而遣之辟署僚屬皆取廉介之士約束簡要吏民便之其自奉甚薄每日馬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百姓今子孫乞食於人尚足效乎行逢以坐事故面有文或請用藥滅之恐爲朝廷使者嗤行逢曰吾聞漢有黥布不害爲英雄吾何恥焉又性勇敢果於殺戮將士恃功驕慢者一以法繩之大將十餘人謀爲亂行逢召宴諸將酒半呼壯士曳下斬之一軍皆畏服民過無大小俱死妻勛國夫人嚴氏諫曰人情有善

惡安得一槩濫殺行逢怒曰此外事婦人何知嚴氏不悅給曰家田佃戶以公頗貴不力農請往視之至則營居以老歲時衣青裙押佃戶送租入城行逢行止之不從曰稅官物也若主帥自免其家何以率下一日行逢往就之勞曰吾貴矣夫人何自苦嚴氏曰公思作戶長時乎民租後時常苦鞭扶今貴矣奈何忘隴畝聞邪行逢命羣妾強擁升肩輿嚴氏卒無留意因曰公用法太嚴而失人心所不欲留者倉卒禍起田野間易逃死爾行逢爲之少損嚴氏秦人父廣遠仕馬氏爲評事因以女適行逢

通鑑作鄧氏三楚新錄及宋史作潘氏皆非今從九國志

行逢死而保權

立

按通鑑綱目顯德元年湖南大飢行逢開倉賑之全活甚衆附記於此

保權行逢子也初爲武平軍節度副使行逢卒保權年十一頗英爽有膽氣宋太祖授以起復檢校太尉朗州大都督武平軍節度使先是行逢病革時召將吏以保權屬之曰吾起隴畝爲鬪兵同時十人皆以誅死惟衡州張文表獨存然常怏怏不得行軍司馬吾死文表必亂宜以楊師璠討之諸公善佐吾兒無失土宇必不得已當舉族歸朝無令陷虎口至是建隆三年十二月文表果作亂保權命師璠率衆討文表別遣使乞師於宋會江陵高繼沖亦先以其事聞明年春宋太祖遣中使

趙璲齋詔論文表而保權之奏繼至乃遣山南東道節度使慕容延釗爲湖南道行營南面都部署宣徽院使李處耘爲都監率淄州刺史尹崇珂申州刺史聶章郢州刺史趙重進判四方館事武懷節瓊璉使張繼勳梁院副使康延澤內酒坊副使盧懷忠等南征又發安復十州兵會襄陽師及江陵趙璲方至潭州而文表已大敗於平津亭爲師璠所執鬻而食之保權牙校張從富輩以爲文表已平而宋師繼進不已懼爲襲取相與拒守延釗乃令閤門使丁德裕先路安撫比至城下從富輩拒而不納盡撤部內橋梁沉舫伐樹塞路德裕以不

奉詔退軍以須久之延釗奏聞宋太祖遣中使來諭曰本發大軍以拯爾難妖孽旣殄是我有大造於爾反拒王師何也爾無自取塗炭重擾生民急命延釗進師保權出軍於澧州南未及交鋒望風而靡復還朗州焚廬舍廩庫居人奔竄出谷城郭爲之一空宋師因長驅克朗州城獲從富於西山下梟首南市先是李處耘擇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啗之黥其少健者縱歸武陵武陵人聞被擒者宋師相率鬻食俱大恐而潰保權爲大將汪端所劫攜家屬亡匿江南岸宋將田守奇獲以歸時四年三月壬寅也於是武懷節分兵克岳州端猶擁衆寇畧

未幾亦就擒磔於市湖南悉平周氏鎮湖南凡二世八年是役也宋得州十五歐陽史作十州宋太祖紀監一縣六十六戶九萬七千三百八十八保權至宋上章待罪太祖優詔釋之賜襲衣金帶鞍勒馬茵褥銀器千兩帛二千匹錢千貫授千牛衛上將軍葺京城舊邸院爲第令居焉仍命朗州增築汝南王行逢之墓乾德五年保權累遷右羽林統軍太平興國元年知并州賜錢三百萬雍熙二年卒年三十四初行逢以淫祀爲患管內祠廟非前代有功及民者皆拆毀之及保權立酷信釋氏每歲設大會齋僧者凡四所耗國用不貲又度僧建

寺無虛日復召羣僧於府中講唱自爲執爐焚香以聽見被緇之輩雖三尺童子必捨地伏拜之君子知其不克永世焉又行逢將死時湖南婦女悉著不縫帔名曰散幅或謂福旣破散其能久乎已而身歿地亡遂成符讖

論曰恭孝王之歸唐也湖南半壁已爲唐有而將帥失人乖於撫馭長沙釁起武陵揮戈遂使十餘年間區區數州更易三姓俛得俛失興廢靡常戡亂保國端在人謀寧不信哉

十國春秋卷第七十終

人乘其熱思其心幾步五刻畢文潞對十餘年開國
 備日恭奉王之禮也此南半塾与飲酒齊而深喻矣
 遊下坊焉仍命州州增築汝南王行進之墓使德五年
 新神也臨臨河越越其指人平日而良致此十幾刻并
 京亦世焉又汴蠻謀取劫臨南轍文悉著不幾神谷日
 良海辭之輩繼三只童子及餘此為其之係于於其不
 寺無盡日與百羣會於中繼即自為燕燕焚香則羅

十國春秋卷第七十一

大人華又帝景於世帝景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五神影編夫人內對無筆錢塘沈蘭先旬華氏閱

昭文周士昂少霞重刊校

楚五

列傳

武穆王德妃袁氏其下夫人陳氏夫人華氏

衡陽王夫人楊氏

文昭王順賢夫人彭氏

廢王夫人某氏

恭孝王夫人苑氏

武穆王德妃袁氏衡陽王其所生也有殊色見寵於武穆王累封德妃文昭王心怨衡陽王先立襲位日頗督責於衡陽王母弟希旺且不為德妃禮德妃憂憤無所出久之先希旺薨

夫人陳氏文昭王母也借袁德妃華夫人事武穆王被寵用事文昭王誕蓐時正與衡陽王同日及衡陽王先立無遜辭夫人內懷舛望由是與德妃有隙

夫人華氏希杲母也希杲鎮桂州有善政文昭王疑忌之夫人內懼願削封邑贖子罪王謬為慰藉而心實不

善也未幾夫人卒希杲竟不長死

衡陽王夫人楊氏長沙人武穆王時父謚為節度行軍

司馬夫人蓋其中女也按薛氏舊五代史楊謚仲女為衡陽王夫人衡陽王

嗣位謚子昭暉因夫人故擢衡州刺史自以地連戚里

積財貨建大第二子俱為牙內都將少長豪富任氣凌

下士大夫多惡之及長沙兵亂指揮使陸孟俊怒曰楊

氏怙寵滅義為國患久矣於是族滅其家夫人竟不知

所終孟俊滅昭暉之族而取其財時楊氏有女美獻於王弟希崇及周將韓令坤人揚州希崇以楊氏女

遺令坤令坤嬖之後孟俊仕於唐為令坤所擒將械送

於周主楊氏女在簾下忽垂膺慟哭曰孟俊在潭州殺妾家二百口今日請復其冤令坤乃殺之

文昭王順賢夫人彭氏父玕官唐吉州刺史梁開平末
爲吳所敗帥衆奔武穆王武穆王憐其忠表領郴州且
爲文昭王娶其女文昭王繼立彭氏累封秦國順賢夫
人天福二年薨夫人貌寢陋而治家有法文昭王頗嚴
憚之及歿後王始縱情聲色爲長夜之飲國事遂至中
衰先是夫人常上香報恩禪院報恩僧問曰夫人何家
婦女夫人以其辭之忽也遽索檐子疾歸且以其言告
文昭王王笑曰此釋氏禪機耳何不答以彭家女馬家
婦則禪機立解矣夫人慚服曰是妾無見性之過也其
通達多此類

廢王夫人某氏恭孝王陷長沙廢王率夫人與王子匿
於慈堂已而廢王遇害夫人亦被杖死市中國人傷之
恭孝王夫人苑氏桃源人相傳齊大夫苑何忌之後夫
人素有賢行廢王時恭孝王調朗州丁壯爲鄉兵且造
戰艦將攻潭州夫人諫曰兄弟相攻勝負皆爲人所笑
恭孝王不聽已而王贊等大破朗兵於僕射河恭孝王
輕舟遁歸夫人泣曰禍將至矣余不忍見也赴井而死

武穆王弟竇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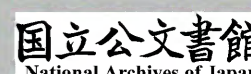
竇武穆王弟也性沉勇知書史初從秦宗權於淮西爲
盜已又事孫儒爲百勝指揮使儒敗竇爲吳兵所執吳

武忠王收儒餘兵號黑雲都署竇指揮使竇從吳武忠
王數有功未常自矜新唐書云與錢鏐戰數有功夜臥常有光怪武

忠王心愛之從容問竇誰家子竇曰馬殷弟也武忠王
大驚曰汝兄貴矣吾今歸汝可乎竇不對他日又問之
竇泣謝曰臣孫儒敗卒幸公待以不死非殺身不足報
湖南鄰境朝夕聞殷動靜足矣不願去也武忠王歎曰
昔吾愛子之貌今吾得子之心矣然勉為吾合二國歡
通商賈易有無以相資亦所以報我也厚禮遣竇歸武
穆王殊出望外大喜表竇武安節度副使居久之武穆
王議入貢天子竇曰楊王地廣兵強與吾郡接不若與

之結好大則緩急可援小亦通利商旅武穆王作色曰
楊王不事天子一旦朝廷致討罪且及吾汝休矣當置
此論勿道開平末武穆王開天策府以竇為左相俄為
朗州留後尋拜永順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天成初武穆
王建楚國改竇靜江軍節度觀察使唐明宗制曰爾竇
名尊四輔位冠三師既非品秩升遷難以井田增益時
人以為多溢語云北夢瑣言以竇為爾未詳是非

存亦武穆王弟從武穆王征討積功至永州刺史開平
中會靜江節度使李瓊卒武穆王以存知桂州事已而
王開天策府命存為右相未幾領永順軍節度使送王



女於廣南後數年攻吳上高俘獲有功無何卒

武穆王子希振

子光惠

希旺

希杲

希瞻

希貫

希隱

希濬

希朗

希振武穆王嫡長子也歷官至武順節度使加侍中工
詩句耽吟咏常延詩僧虛中於齋閣酬答不厭頗築別
墅憩息以為樂虛中常題其池亭云嘉魚在深處幽鳥
立多時蓋紀其實也衡陽王故希振庶弟用母寵得立
希振遂棄官為道士清泰中卒葬長沙之陶浦掘得石
碣其文曰亂石之壤絕世之岡谷變庚戌馬氏無王蓋

馬氏諸子於辛亥歲遷江南而其國之變實在庚戌也

希振子光惠

光惠廣順初為王逵等所推權武平節度使而逵與何
敬真及諸軍指揮使張傲參決軍府事恭孝王具以狀
言於唐唐中主遣使以厚賞招諭逵等納其賞縱其使
不答其詔唐亦未敢詰也然光惠性愚懦嗜酒廢事不
能服眾心未幾仍為所廢送金陵

希旺衡陽王同母弟也官至親從都指揮使文昭王怨
衡陽王先立及嗣位頗督責希旺不為禮希旺母袁德
妃請納希旺官為道士文昭王不許罷其軍職令居竹

屋草門不得預兄弟燕集會德妃薨希旺亦憂憤而卒
希杲武穆王第 子也文昭王時累官靜江節度使同
平章事希杲有善政監軍裴仁煦數讒其短於王且言
希杲收衆心不圖將有尾大之患王心動會南漢侵蒙
桂二州文昭王自將兵詣桂州希杲不自安屬母華夫
人逆王子全義嶺謝曰希杲爲治無狀致寇戎入境辱
殿下親涉險阻皆妾罪也願削封邑洒掃掖庭以贖希
杲罪王曰吾久不見希杲聞其治行尤異故來省之無
他也頃之漢兵引去徙希杲知朗州仍領靜江節鎮如
故久之加侍中後十年希杲復得朗人心文昭王數數
令人伺動靜希杲愈益懼稱疾求歸不許俄遣醫視疾
因斃焉朗人莫不悲之

希瞻武穆王庶子也天成三年監袁詮軍敗荆南兵於
劉郎洑有功未幾授靜江軍節度使會恭孝王與嗣王
希廣爭國二王皆希瞻兄也遣使切諫繼以痛哭二王
不從希瞻知馬族必覆不勝其憂疽發於背卒

希能武穆王子也國亡歸唐居揚州及周陷揚州下詔
安撫已而揚州復入於唐希能等遂歸周授左屯衛大
將軍

希贊武穆王第 子國亡入唐同希能等居揚州後歸

馬授千牛衛大將軍

希隱武穆王第

子也

通鑑云少子今從五代史之序

文昭王立署希

隱靜江軍節度副使是時恭孝王與嗣王希廣交兵南漢中宗乘其衰也密遣內侍使吳懷恩爲西北招討使屯南境以伺進取嗣王亦命指揮使彭彥暉屯龍峒備之會恭孝王自衡山遣使擢彥暉爲桂州都監在城外內巡檢使判軍府事希隱心惡之潛遣使檄蒙州刺史許可瓊來桂州懷恩遂進據蒙州侵桂管西南大擾希隱可瓊不知所爲但相與飲酒對泣南漢中宗乃遣希隱書曰武穆王奄有全楚富強安靖五十餘年正由三

十五舅三十舅兄弟尋戈自相魚肉舉先人基業北面仇讎今聞唐兵已據長沙竊計桂林繼爲所取當朝世爲與國重以昏姻觀茲傾危忍不赴救已發大軍水陸俱進但令相公舅永擁節旄常居方面希隱得書與僚佐議降支使潘元珪以爲不可未幾懷恩奄至城下希隱率將士斬關奔全州嶺北之地遂盡爲南漢所有希隱後入唐已又歸周授節度行軍司馬

希濬武穆王第

子也國亡入唐隨兄希崇居揚州

顯德三年周世宗下揚州優詔安撫未幾揚州復爲唐地希崇率兄弟等歸周周授希濬節度行軍司馬終於

其職

希知武穆王第 子同兄弟十七人歸周官節度行

軍司馬久之卒

希朗武穆王少子也國亡降唐已而又入於周周世宗

授希朗行軍司馬武穆王子凡三十餘人今見史籍者

衡陽四王而外希振希旺希杲希瞻希崇希能希貫希

隱希濬希知希朗不過十餘人而已

文昭王諸子 廢王諸子 恭孝王子光贊

文昭王子失其名數恭孝王陷長沙時馬軍指揮使李

彥溫與戰棹都指揮使劉彥瑫同奉王子趣袁州奔唐

終於金陵

廢王子亦失其名數朗兵陷長沙時王子匿於慈堂不

得出後不知其所在李彥溫劉彥瑫又別奉王衆子奔

唐終於金陵

光贊恭孝王子也恭孝王趣長沙留光贊守朗州已而

長沙既陷署光贊武平軍留後命何敬真為朗州牙內

都指揮使帥兵戍焉及王逵之亂推光贊從兄光惠知

州事光贊遂被黜

十國春秋卷第七十一終

十國春秋卷第七十二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杭州孫澆思嘉客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重刊校

楚六

列傳

張佶

蔣勛

姚彥章

張佶長安人初為宣州幕僚惡觀察使秦彥為人棄官去過蔡州秦宗權留為行軍司馬佶謂忠武軍將劉建鋒曰秦公剛鷲而猜忌亡無日矣吾屬何以自免建鋒

方自危遂深相結納佶後在孫儒軍爲指揮使儒敗衆推建鋒爲節度使及陳贍殺建鋒羣推佶爲帥佶將入府乘馬輒蹶齧傷佶髀佶臥病語諸將曰吾非汝主也馬公英勇可共立之諸將乃共殺贍迎武穆王於邠州武穆王至佶乘肩輿入府武穆王拜謁庭中如平時佶隨召武穆王上乃率將吏下北面再拜以位與之已代武穆王將兵攻邠州居數年武穆王奏升朗州爲永順軍表佶節度使終於其官

蔣勛者本唐邠州指揮使乾寧時武穆王與劉建鋒引兵至灃陵勛同鄧繼崇將步騎三千守回龍關武穆王先至關下遣使詣勛勛等以牛酒犒師武穆王使說勛曰劉龍驤智勇兼人術家言當與軫翼間今將十萬衆精銳無敵而君以鄉兵數千拒之難矣不如先下之取富貴還鄉里不亦善乎勛然之謂衆曰東君許吾屬還士卒皆歡呼棄旗幟鎧仗遁去武穆王因徑度回龍焉已而勛求邠州刺史不得據州以亂武穆王遂攻破定勝寨帥師城下討之

姚彥章汝南人少沉勇有智畧累官湖南聽直軍將節度使劉建鋒死軍中推張佶爲帥佶以馬傷左髀遣彥章迎武穆王於邠州武穆王猶豫未行彥章曰公與劉

龍驤張司馬一體人也今龍驤遇禍司馬傷髀天命人望舍公誰屬哉時不可失願公勿疑武穆王乃意決徑詣長沙及事定彥章請取衡永道連郴五州且薦李瓊可大用武穆王悉從其言果刻期而湖南平授彥章澧州刺史尋署靜江行軍司馬乾化初遷寧遠節度副使權知容州會劉巖兵寇容州彥章不能守徙州民及府庫奔長沙已又攻吳鄂州無功居數年辰潑蠻作亂彥章指授方畧悉削平之天成中武穆王建楚國文武進官有差彥章以功拜左丞相

論曰佶甘心北面折節英雄推賢讓能司馬其有之矣

彥章具述天人指畫進退贊襄之力居多勛雖不終而開關撤備實啓霸圖要之皆武穆功臣也

許德勳

李瓊

秦彥暉

王環

高郁

許德勳 人事武穆王爲大將唐昭宗時淮南約武穆王共絕朱全忠德勳曰全忠雖無道然挾天子以令諸侯明公奉王室未可輕絕也時謂德勳知大體天復三年領兵畧地荆南還過岳州諭刺史鄧進忠禍福進忠以城來附舉族遷長沙武穆王改進忠衡州卽以德勳爲岳州刺史天祐二年淮南取岳州德勳奔還開平

初長沙兵會荆南伐雷彥恭時淮南將冷業李饒統兵救朗州武穆王命德勳拒之德勳先使善泗者五人以木枝葉覆其首持長刀巨斧浮江而下中夜犯業營猝舉火譁聲若雷淮人殊不測一軍盡驚擾德勳乃麾大軍進擊大破之追至鹿角鎮擒業又破瀏陽寨擒饒隨掠上高唐年數十壁斬業饒長沙市中久之拜右丞相吳使苗璘王彥章統水軍來寇岳州武穆王命德勳將兵禦於君山德勳謂左右曰吳人掩吾不備見大軍驟至必鳥獸散師無益也乃匿水軍於角子湖使王環夜伏戰艦二千艘屯楊林浦以絕吳歸路遲明吳人進軍

荆江口將會荆南兵來攻岳州師出道人磯德勳命戰棹虞候詹信帥輕舟三百潛邀吳軍後而已以大軍壓其前先後來擊鏖戰一晝夜吳師大敗斬獲無筭鹵璘與彥章以歸已而吳人求和武穆王許遣二人還廣陵卽令德勳餞之德勳語之曰楚國雖小舊臣宿將故在也願吳朝勿以爲念他日埃衆駒爭阜棧後可圖耳時武穆諸子驕奢故德勳及之未幾加侍中卒子可瓊有傳

李瓊

三楚新錄作李勳誤

故孫儒軍將儒死從武穆王入湖南隸帳下爲親從都副指揮使驍勇饒膽畧冠絕一時及武

穆王詣潭州知軍府事留瓊代攻邵州光化元年姚彥章薦瓊可爲大將署爲嶺北七州遊奕使將兵攻衡州斬楊師遠有功已圍永州唐世旻走死明年又攻郴州殺其守將陳彥謙進攻連州魯景仁自殺不一歲連邵郴衡道永六州悉平皆瓊力也未幾桂管劉士政懼師入其境命親校陳可璠王建武等率兵守全義嶺武穆王遣使聘於士政至境上可璠閉關不內武穆王怒令瓊與秦彥暉將兵七千攻之會可璠掠縣民耕牛以犒軍縣民怨甚願爲前鋒鄉導密言西南有小徑距秦城裁五十里可通單騎瓊統步騎兵三百銜枚夜襲秦城

逾垣而入遂擒建武還比明紆以匹練造可璠壁下示之可璠猶未信斬其首投壁中桂人皆震恐瓊因勒兵進擊鹵可璠及其將士三千人悉阮之隨引兵趣桂州自秦州南二十餘壁望風奔潰遂迫士政降盡取其所屬桂宜巖柳象五州之地亦瓊力也武穆王嘉其功卽遷瓊桂州刺史未幾表爲靜江軍節度使已加同平章事天祐二年卒瓊善飲食每一飯肉十數斤割大臠而啖之軍中謂之李老虎先是桂州兒童每聚戲輒呼曰大蟲來號呼而走及瓊拔桂管識者以爲應

秦彥暉秦宗權之族弟也初與武穆王等從孫儒掠地

淮南已而事王爲親校當李瓊破桂州時彥暉同爲大將統諸軍實在行所斬捕功已多改在城都指揮使開平初淮南將劉存等帥師擾邊武穆王命彥暉率水軍東下彥暉與存戰於越堤淮南師敗績存等屢不勝遣書武穆王求和王欲許之彥暉曰淮人多詐將怠我師不可信急擊之夾水而陳存遙呼曰殺降不祥公獨不爲子孫計邪彥暉曰賊入吾境而不擊奚顧子孫磨兵大進鹵存等遂拔岳州未幾會荆南兵攻朗州時朗帥雷彥恭引沅江環州城以自守彥暉使裨將曹德昌帥壯士夜入自水竇內外舉火相應彥暉鳴金鼓大譟壞

門而入彥恭奔廣陵遂執其弟彥雄等以還於是澧州向壤辰州宋鄴澱州昌師益等盡統溪洞諸蠻來附不數年湖南畧平彥暉功爲最焉後累官

卒

王環爲人勇悍善兵法從武穆王數征討有功乾化中授岳州都指揮使時刺史許德勳將水軍巡邊夜分南風暴起環乘風趣黃州以繩登城徑奔州署執吳刺史馬鄴大掠而回德勳曰鄂州將邀我奈何環曰我軍入黃州鄂人不知奄過其城彼方自救不暇安敢邀我乃展旗鳴鼓揚帆大進鄂人殊出不意果懼擾不敢逼天成三年改六軍副使與荆南戰於劉郎洑荆南大敗請

和武穆王讓環不卽取荆南環曰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四戰之地也宜存以爲吾扞蔽安可徒快一時心而自失唇齒之形乎王以爲識時勢大悅之環前後凡六破吳兵再破荆南兵聲震一時環每戰身先士卒與衆同甘苦常置鍼藥在左右戰罷索傷者於帳前親爲傅治士卒隸戲下者相賀曰吾屬得死所矣故所向克捷不數年卒子贇有傳

高郁揚州人明敏多筭乾寧初武穆王爲湖南留後以郁爲謀主署都軍判官心相得也王初畏淮南荆南廣南之強議以金帛結之郁曰成汭地狹兵寡不足爲吾

患劉夔志在五管而已楊行密公之仇讎雖以萬金賂之不能得其歡心莫若上奉天子下撫士民訓卒厲兵以修霸業則誰與爲敵矣於是王始修貢京師四境寧輯開平時郁復勸王自京都至襄唐郢復等州徧置邸務售茶利幾十倍又令民得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筭歲入凡萬萬計郁又私計湖南爲商旅輻湊之地地多鉛鐵諷王鑄鉛鐵錢與銅錢間行商旅出境無所用鉛鐵錢悉易他貨而去百貨流通國日益以富復命民輸稅者用帛代錢湖南民素不習蠶桑事至是機杼遂繁於吳越武穆王地力完得邀封爵以與諸鎮抗者

十國春秋 卷之十一 七
郁謀居多而內外疾郁功者亦人人得甘心之矣先是
唐莊宗入洛武穆王遣子文昭王入貢莊宗愛其警敏
佯言曰比聞馬氏當爲高郁所奪有子如此郁安能得
之南平王季昌亦屢造流言以間郁不可得乃寓書衡
陽王希聲盛稱郁功名願爲兄弟蓋衡陽王時爲節度
副使居中用事也復令謀者語之曰高公聞楚用郁大
喜以爲亡馬氏者必郁衡陽王素愚輒以爲然而文昭
王又以莊宗言爲疑頗懷去郁意天成中會國戚楊昭
遠謀代郁有日矣數數譏郁之短衡陽王因乘間見武
穆王請誅郁且言郁奢僭不法外結鄰藩不除將有尾

大患王曰成吾大業者郁也汝休矣勿爲此言衡陽王
固請罷其兵柄乃左遷郁行軍司馬郁怒曰吾事君王
久矣亟營西山將老焉獮子漸大行能昨人衡陽王聞
之益怒四年七月矯令殺郁於府舍榜論中外誣郁謀
叛并誅其族黨武穆王老不復省事莫知郁死是日大
霧四塞王怪之語左右曰吾昔從孫儒儒每殺不辜多
慟曰吾老耄政非已出使勛舊橫羅冤酷顧近侍曰吾
亦不久於此矣郁有才而性貪頗尚奢侈常以所食并
不潔用銀葉護其四方命曰拓裏故忌者得乘其機害

之又辰州民向氏者因焚火燒起一龍四面風雷急雨不能撲滅尋為煨燼而角不化瑩白如玉向氏寶而藏之郁以價強取之有術士曰高司馬其禍乎安用不祥之物以速戾未幾遂被誅郁後於陰晦之日多見形為祟

論曰楚介在蠻方北臨吳會南俯嶺表中間江陵征討捍禦故非諸臣莫為功許李秦王皆桓桓虎臣允矣干城之選也郁助勦帷幄富國裕財雖古之計然何加焉橫遭屠僇自棄忠良鳥盡弓藏痛深行路哀哉

李唐

楊定真

袁詮

呂師周

苑玫

李鐸

何致雍

李唐素隸武穆王戲下為牙將秦彥暉等平嶺北唐與張圖英實副之未幾破永州即遷唐永州刺史明年進攻道州是時蔡結據道州伏蠻兵於箐隘以待唐兵唐先為所敗因撫膺思曰蠻所恃者獨山林險阻處耳若平地烏能勝我由是順風縱火光燎於天四望無際不可嚮邇道州蠻皆鳥獸散唐遂陷道州斬結首霸業之與稱名將者唐為許德勳李瓊之亞

楊定真事武穆王為靜江軍使開平初淮南將劉存等人寇兵容甚盛王頗有懼色定真賀曰我軍勝矣王問

故定真曰夫戰懼則勝驕則敗今淮南兵直趨吾城是
驕而輕敵也而王有懼心是以知其必勝後果獲存殺
之王服其有先見俄遷水軍都指揮使乾化時吳將陳
璋寇岳州執刺史苑玫王命定真統師往救璋卒無功
而遁後不知所終

袁詮武穆王時爲六軍使與副使王環敗荆南兵於劉
郎洑有功及衡陽王薨詮與潘約等迎文昭王於朗州
以正嗣位倉卒之時軍府鎮定詮與有力焉後累官

久之卒

呂師周揚州人也豪健義俠粗通緯候兵書父珂事吳

武忠王拜黑雲都指揮使珂卒師周代之

路振九國志云師周代父

爲黑雲都指揮使歐陽史作袁州刺史非

宏農王時師周將兵屯上高自言

三世將家思不能免常恣爲盃酌與酒徒聚飲醉則起
舞悲歌慷慨泣下宏農王聞之疑其有異志使人偵動
靜師周益懼謂裨將綦母章曰吾與楚人爲敵境吾常
望其營上雲氣甚佳未易敗也吾聞馬公長者待士有
禮吾欲逃死於楚可乎章曰公自圖之章舌可斷語不
泄也師周以兵獵境上來奔章縱其孥隨之武穆王聞
師周至大喜曰吾方南圖嶺表得此人足矣以爲馬步
軍都指揮使率兵攻嶺南與清海節度使劉隱十餘戰

十國春秋 卷之二十一
盡取昭賀梧蒙龔富六州表授師周昭州刺史後二年
辰州蠻宋鄴寇湘鄉澱州蠻潘金盛寇武岡武穆王檄
師周將衡山兵拒之師周攀藤緣崖引兵入飛山洞襲
金盛營擒送武岡隨移兵擊鄴鄴與蠻昌師益帥衆來
降蠻洞悉平師周後以病卒

苑玫蔡州人武穆王時積功至指揮使撫州危全諷攻
洪州乞師於武穆王王命玫會袁州刺史彭彥章出師
援之未幾爲淮南將米志誠所破已而遷岳州刺史淮
南節度副使陳璋來襲岳州遂執政以去玫敢勇多膽
氣竟以數奇至於敗

李鐸事武穆王爲從事起家都統判官及開國承制置
官屬改鐸爲司徒衡陽王用藩鎮之儀仍爲判官文昭
王立天策府學士鐸亦與其選

何致雍賈人子也幼而英爽好學常隨從父泊舟皖口
從父夢有人若官吏狀乘馬冠蓋數往來岸側點錄舟
中人物之籍俄一人自後呼曰何僕射在此勿遽驚之
對曰諾不敢已而從父寤訪舟中人無一何姓者翌日
風濤大作旁舟多覆沒惟致雍舟如故從父謂致雍曰
我家世貧賤吾復老矣何僕射必汝也善自愛未幾致
雍受知武穆王起家節度判官及王開國除致雍戶部

侍郎翰林學士文昭王爲武安節度使復改致雍判官
累官檢校僕射卒於官竟如皖口神之言致雍善文章
所著天策寺碑銘楚人常稱道之

今傳者有曰乃克桂林乃襲荆渚彼岳之

陽全師而取云云

黃損

潘起

黃損不知其何郡縣人武穆王時官兵部侍郎王旣卽
世遺令諸子昆弟相繼諸將議發兵守邊徼然後舉喪
損曰吾喪君有君何備之有因勸衡陽王宜遣使朝廷
及諸鎮告哀稱嗣正其始終人皆多損識大體云

潘起

一作

人仕武穆王累官靜江節度判官吏部

侍郎性慙直不少假借衡陽王居喪日殺雞五十爲膳
及發引猶頓食雞臠數器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而食
蒸豚世豈乏賢邪文昭王立天策府學士起亦與十八
人之列

十國春秋卷第七十二終

十國春秋卷第七十三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海寧徐林鴻大文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重刊校

楚七

列傳

彭玕

唐世旻

劉昌魯

龐巨昭

彭玕

江南野史作玕又作玕九國志亦作玕今從通鑑唐書

世為廬陵人

通鑑云赤石洞

蠻今從江南野史

當唐末時天下阻兵以門籍為胥吏有大志

當快快不樂於吏事同曹多心厭之一日同曹吏李氏

者私集儕屬燕飲而玠不之召自往赴之見十數輩已畢會而李不具饌玠知其忌已也陽遺席帽去行數里復來取帽見同曹吏飲啗自如遂含笑走歎曰大丈夫當取富貴列鼎俎食何必狎此鼠輩而聚飲隘乎玠婦聞之曰請以箱奩資易酒饌以致報何如玠從之於是治供具盡召李氏坐中主客酒酣謂衆客曰玠不才不能從事諸君請自此決退耕壟畝矣旣歸鄉里有山名王嶺益破家鬻產治鐵爲兵宰牛練楮爲甲冑與兄弟倡率義師以自衛鄉黨爲名得勇力無賴者五百餘人玠乃立偏裨設號令雄於一鄉會羣盜數千掠撫州時

鎮南節度使鍾傳統江西八郡不能制而南城人危全諷兄弟亦起義師連玠併力攻之斬其賊帥衆盜遂奔潰傳聞之表全諷撫州刺史玠吉州刺史玠歸本州益廣城池務農訓兵尤禁博錢玠常切齒李氏至是陰令人博於其家盡誅其妻子數十人有裨將袁大蟲等私語曰使君今位重皆吾輩力也而諸將竟無分祿之地奈何玠聞之因大雪伏甲幕下夜會諸將飲酒醉盡殺之其急眦睚類如此及傳死洪州已入於淮南玠獨強項不爲屈通好武穆王以乞援師復與全諷及信州危仔昌虔州盧光稠等深相結納圖進取江州未幾與淮

南將周本逆戰象牙潭爲本所敗玕退走命兄弟輩立寨於新淦二十里風岡拒之時寨中得玉笥山道士劉守真能驅役鬼神每淮兵掠寨守真喫水調角風雨雷電忽然而起淮人頗畏之一夕守真死玕連戰不利棄寨而還已又舍州退保朱川盡徙百姓戶口千餘家奔郴衡武穆王表玕郴州刺史且爲文昭王娶其女一云又改全州兄弟皆蒞縣邑迨十年而玕卒玕通左氏春秋嘗募求西京石經厚賜以金揚州人至相語曰十金易一筆百金易一篇況得士乎故士人多往往依之玕歿後蠻人龍寶光者裂裳爲旗呼內外曰有欲返江南

者請從此行凡得數百戶執大斧長刀以走追者不敢逼初玕來湖南時吳人掘其先世之冢惟見大蛇長二丈許目未開遂殺之最後馬氏遷金陵江南餘民多隨之入唐惟玕子孫恥而不返人多稱其賢焉

唐世旻字昌圖零陵人素驍勇狀貌英偉眼環齒露黃巢起世旻團結鄉兵自捍劉建鋒同武穆王入潭州時舉爲永州刺史已而據州不服王命李唐等攻永州殺其守將鄭封城陷世旻力戰死之民頗思世旻保障功博象以祀

劉昌魯鄴人也唐僖宗時黃巢寇嶺南昌魯爲高州刺

史帥羣蠻據險拒之巢衆不敢入唐嘉其功擢本州防禦使及南平王劉隱奄有嶺南命弟陟攻高州且數召昌魯欲籍其家昌魯輒大破之然自度非隱敵乃刺血致書武穆王具述懸急請歸於王王大喜遣捉生指揮使張可求湖湘故事作可球部轄兵馬於界首應接三千餘口來歸時王命姚彥章迎龐巨昭於容州亦令彥章至高州趣可求早發昌魯至長沙王署爲永順軍節度副使無何卒於官廣東志云乾化三年劉巖擊取高州殺劉昌魯此志之誤也

龐巨昭湖湘故事作巨曦本唐末邕容等州防禦使一云容州刺史累遷寧遠節度使開平末南平王劉隱遣弟陟攻容州巨

昭力拒之得解去因遣小吏間路納款於武穆王王命澧州刺史姚彥章領馬步軍八千人迎之時容南指揮使莫彥昭說巨昭曰湖南兵遠來罷乏宜棄城潛山谷待之彼入城而我以全軍掩其不備楚將可擒也巨昭曰吾中宵獨占氣象馬氏合五十餘年興霸湖外今雖勝後必成仇讎不若具牛酒逆之便彥昭不從是夜斬彥昭於私第以降彥章至高州遣兵護巨昭之族及士卒千人歸長沙巨昭善星緯之學或問湖南與淮南國祚長短巨昭曰自今以後馬氏當五主楊氏當三主蓋得之童謠云後皆如其言

論曰彭玕舍吳奔楚爲國姻戚夫固有天意存焉世旻
狗城不屈與玕較殊保障之功似亦足多者昌魯巨昭
去就斷然能擇其主倘所謂知廢知興者非歟

拓跋恆

徐仲雅

劉勅

張少敵

廖匡圖

弟匡齊

拓跋恆本姓元避景莊王偏諱改今姓少以才學見稱
武穆王時以學士兼僕射衡陽王罷建國之制降稱節
度判官文昭王開天策府乃以廖匡圖李宏臯等十八
人爲天策府學士而恆首與其選匡圖輩多佻薄飲酒
歡呼語涉狎昵獨恆沈默長者切直強諫天福八年文

昭王用孔目官周陟議令常稅外大縣貢米二千斛中
千斛小七百斛恆上書口殿下長深宮之中藉已成之
業身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鼓鼙之音馳騁遨遊雕牆
玉食府庫盡矣而浮費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歛不息今
淮南爲仇讎之國番禹懷吞噬之志荆渚日圖窺伺溪
洞待我姑息諺曰足寒傷心民怨傷國願罷輸米之令
誅周陟以謝郡縣去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令一旦
禍敗爲四方所笑王大怒他日入謁王呼閤者止恆曰
吾不欲見此人勿復內也恆對客將歐宏練惆悵者久
之王益怒遂謝絕恆及臥病始思恆言以爲忠召之託

以廢王希廣希廣文昭王同母弟也文昭王既薨衆莫
知所立而是時恭孝王希萼爲武平節度使於諸弟爲
最長恆語都指揮使劉彥瑫曰三十五郎雖判軍府之
政然三十郎居長請遣使以讓之不然必起爭端彥瑫
等卒立廢王恆又數勸廢王以位奉其兄王復不從恆
於是與張少敵皆稱疾杜門不出居數年恭孝王果爭
國湖南大亂及邊鎬入醴陵恭孝王母弟希崇命恆奉
牋詣軍門降恆歎曰吾久不死乃爲小兒送降狀後希
崇入南唐恆不知所終

文起家昭順觀察判官文昭王開天策府以僚佐拓跋
恆等十八人爲學士仲雅年十八與其列焉楚人以爲
榮時湖南豪靡侈汰上下成風仲雅因語及公府制度
奢僭太過引典故以規正之文昭王爲首肯而卒不能
用及廢王希廣之變仲雅閉門不出唐邊鎬入潭州益
屏迹荒遐不免凍餒周行逢爲武安節度使非能真知
仲雅也而浮慕其名署爲節度判官仲雅曰行逢昔趨
事我奈何以幕吏辱我辭以疾行逢固迫脅之面受文
牒仍辭不往行逢怒放之邵州旣而召還會行逢誕生
日諸道各遣使致賀行逢有矜色謂仲雅曰吾奄有湖

湘兵強俗阜四鄰其懼我乎仲雅曰公部內司空滿川太保徧地孰敢不懼蓋譏其署官冗濫也

初王逵起兵能應募者置

司空太保以誘自是武陵村落塵未幾行逢大宴僚吏市豪橫之輩稱司空太保者無筭

席間呼音多誤仲雅性滑稽戲曰不於五月五日剪舌致使乖錯如此行逢大怒復放之邵州以仲雅故名望

未敢加誅仲雅結廬山寺暇日覩羣僧剝櫻樹啄以見志曰葉似新蒲綠身如亂錦纏任君千度剝意氣自衝

天其負氣不屈皆此類也

劉勅者史失其何郡人累官靜江指揮使當文昭王時溪州刺史彭仕然引蠻兵寇辰澧州勅同廖匡齊帥兵

搗溪州仕然走保山砦危巖斗絕不可猝登勅造作梯

棧圍之三匝匡齊力戰死而勅度無可如何因風投火

繼以火矢燔其營寨仕然窮迫竄入溪錦萬山中勅復

燹火赭山仕然始遣子師曷送款勅班師長沙王乃徙

溪州於便地官仕然刺史而立銅柱以表後世改勅錦

州刺史是役也平蠻之功以勅為第一

張少敵永順節度使佶之子也文昭王時官都指揮使

與袁友恭同為王所親密安州李金全襄州安從進叛

晉高祖詔王出兵王遣少敵以舟兵趨漢陽漕米五萬

斛饋軍金全等敗少敵乃旋居無何文昭王即世將吏

十國雜錄 卷七十三
議所立時恭孝王知永州事於諸弟齒爲差長少敵請
迎之而劉彥瑫李宏臯等固欲立天策府都尉希廣且
言都尉爲嫡嗣當襲位少敵曰國家大事非一途可拘
也變而能通斯能持久何嫡庶足云乎永州齒長而性
剛必不爲都尉之下明矣且與武陵九溪蠻往來相得
甚歡必引蠻軍爲亂若奉都尉當思長策以制永州使
帖然不動不然社稷危矣彥瑫等不能從少敵退曰禍
其始此乎稱疾不出

廖匡圖

歐陽史避宋諱作光圖

虔州虔化人父爽事鎮南軍留後

盧延昌爲將延昌表於梁授爽韶州刺史武穆王時爲

廣南所攻舉族來奔部曲隨至者數千人王以其豪而
衆多將拒不內或諫曰廖者料也馬得料必肥是家國
強霸之兆何拒爲王遂遇以恩禮表爽爲永州刺史匡
圖故年少善文辭授江南觀察判官文昭王時選爲天
策府學士與徐仲雅李宏臯等同在十八人之列居數
年卒於官有集一卷匡圖弟匡齊以功署決勝指揮使
會溪州蠻作亂匡齊戰死文昭王遣弔其母母不哭謂
使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溫飽之賜舉族效死未足以
報況一子乎願王無以爲念文昭王以母爲賢厚恤其
家

論曰拓跋恆批鱗切諫不愧古之遺直仲雅秉志靡屈
卒全始終勅溪州之役無讓伏波而勒銘銅柱侈矣少
敵嗣位之議利害瞭然綽有厥父風若廖氏一家彬彬
文武或殉其軀於文昭殆有榮施焉

丁思覲

戴偃

丁思覲者

通鑑作思瑾五代史補作思僅今從歐陽史

失其世系文昭王牙

將也累官天策副都軍使是時中原大亂文昭王奢欲
無厭糜費工作思覲上書切諫曰先王起卒伍以攻戰
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鄰敵傳國三世有地數千里養
兵十萬今天子蒙塵朝廷無主真霸者立功之時誠能

悉國之兵出荆襄以趣京師倡義於天下桓文之業也

奈何耗國用而窮土木為兒女子樂乎王怒削其官爵

思覲瞋目直視王曰孺子終不可教乃扼喉而死

五代史補

云丁思覲素有才畧為馬氏騎將以希範受契丹命因謂希範曰今朝廷失守正忠臣義士奮發之時時不可失願大王急圖之希範本無遠畧加以與作府署未畢不忍棄去思覲不勝其憤謂所親曰古之疾沒世而名不稱今遭逢擾攘不能立功於天下反顧戀數間屋子乎自是思覲常怏怏今從楚世家

戴偃金陵人少工吟詠不求仕宦自稱元黃子人多號

曰處士唐末避亂湘陰會文昭王務窮侈靡國中不勝

其苦偃作漁父詩百篇諷之

有云總把咽喉吞世界盡因奢侈致危亡又曰若須

拋却便拋却莫待風高更水深

王得詩大怒一日顧賓佐曰戴偃何如

人時賓佐未測王指遽曰偃故詩人深爲流輩推許今
方貧悴大王置之叅軍主簿問足矣王曰日來獻吾詩
大類魚釣者流宜賜碧湘湖居之卽日令遷居湖上戒
公私不得與通偃用是窮餓益甚謂妻曰予與若結髮
舉一兒一女今勢不能兩全宜分兒遁去遂舉骰子與
妻約曰采多得兒采少得女旣而偃采少乃攜女慟哭
而別偃將奔嶺南至永州聞文昭王已薨乃止一云偃
坐譏刺繫獄竟餓死楚人與思覲並稱
論曰思覲絕喉偃亦窮餒言之其臧則具是違豈文昭
王謂邪其不及身亡也幸矣

何仲舉

劉昭禹

石文德

林崇禧

路洵美

何仲舉營道人也美姿容俊邁絕倫少時母常夢挾仲
舉入月年十三家貧輸稅不及限李宏臯爲營道令怒
之命荷校頌繫獄中或言仲舉雅能文且工敏宏臯遽
召問曰若能詩吾當貸汝仲舉援筆立就

有似玉來投
獄拋家去就

柳之

宏臯大驚異延之聽事與講鈞禮仲舉由是銳意

力學天成中入洛會秦王從榮爲河南尹傾身下士仲
舉與張抗江文蔚同遊其門逾年遂登進士第

時公舉
數百人

獨以仲舉爲擅場仲舉因獻秦王詩曰碧雲章句裁離
手紫府神僊盡點頭秦王大悅稱賞不已故一舉上第

賜所居鄉曰進賢里曰化龍未幾歸事文昭王為桂管
 觀察推官會王承制建天策府置十八學士而宏臯方
 柄用仲舉感私恩雖策名中朝事宏臯益恭宏臯遂加
 引薦同與十八人之數久之出為全州刺史已又改衡
 州以壽終先是楚地多詩人最著者有沈彬廖凝劉昭
 禹尚顏齊己虛中之徒而仲舉實伯仲諸子間獨宏臯
 推轂仲舉為甚往往對眾吟秋日晚望詩有云樹迎高
 鳥歸深野雲
傍斜陽過遠山以足頓地歎曰何仲舉故詩家之高逸者也其
 見重如此

劉昭禹字休明桂陽人

一云婺州人

起家湖南縣令事武穆

王父子歷官容管節度推官天策府學士終嚴州刺史
 有詩三百篇為集一卷行世昭禹少師林寬為詩刻苦
 不憚風雨平居論詩曰五言如四十賢人不亂著一字
 屠沽輩也又云索句如獲玉匣精求必得其寶嘗有詩
 云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又有送休上人之衡岳經
 費冠卿舊居二章甚稱於時昭禹善詩而好折節下賢
 一日見石文德詩於坐中駭服曰君文苑之雄也力薦
 於文昭王同隸天策府其虛懷多此類
 石文德連州人形質寢陋短小酷好學博覽墳史經目
 不忘常讀范曄後漢書摘其瑕璽數百條辨駁之識者

謂史通不能過也素不善草隸詩律一日得晉帖數紙
及閱殷璠詩選極力摹倣久之迥出儔輩遂工於詩邀
遊湘漢間無所知名文昭王時餽屋長沙累獻詩巧用
王以貌寢故不加禮文德用是頗窮悴曾有南宅王子
者素重士延致門下王怒甚欲庭辱文德而逐之未幾
值端午宴集文德賦艾虎長篇學士劉昭禹見之大爲
稱許方言於王王亦未之奇也秦國夫人薨天策學士
輩各撰挽詞以進文德亦獻十餘章其一云月沈湘浦
冷花謝漢宮秋王得詩大驚曰文德負此才吾但以貌
而忽之乃不如南宮小兒却能知人邪遂品爲挽歌第

一承制授水部員外郎甚親重之名其鄉曰需林地曰

會燕長春堂王出玉杯賞賦詩者李宏皐詩先戎得之

文德繼進加美焉王復賚以玉蟾滴由是諸學士多疾

其能尋中讒出爲融州刺史一作副使時文昭王營建征討

無虛日徵諸州榷榘皮鎧動至千萬計文德上書切諫

幾觸王怒賴劉昭禹力救獲免無何卒文德性剛介不

苟合晚年尤喜著述撰大唐新纂十三卷事頗可采世

以多聞許之

林崇禧博雅善文章流輩推服官至武安節度掌書記
所撰武威王廟碑楚人多相傳誦碑有曰我王臨位五
歲而桂林歸欵云云

見通鑑註

路洵美祁陽人唐相巖三世孫也巖貶死嶺外其子琛避地湘潭間遂家焉洵美雅善文章王子希杲鎮靜江時薦授連州從事居久之謝病終於家子振性穎異十歲聽講陰符經裁百言而止洵美俾卒其業振日百言演道足矣洵美大奇之後入宋舉進士第

十國春秋卷第七十三終

十國春秋卷第七十四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慈谿姜宸英西溟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重刊校

楚八

列傳

李宏臯

李宏節

鄧懿文

李宏臯 人武穆王時由營道令累遷都統掌書記文昭王開天策府宏臯遂與十八學士之列王旣成服諸蠻於溪州界立銅柱為表高丈二尺命宏臯銘之宏



一國春秋 卷七十四
一
臯爲文曰粵以天福五年歲在庚子夏五月楚王召天策府學士宏臯謂曰我烈祖昭靈王漢建武十八年平徵側於龍編樹銅柱於象浦銘曰金人汗出鐵馬蹄堅子孫相連九九百年是知吾祖宗之慶緒綿遠則九九百年之運昌於南夏者乎今五溪輯寧羣帥內附古者天子銘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必有刊勒垂諸簡編將立標題或昭恩德敢繼前烈爲吾紀焉宏臯承教濡毫敬載厥事蓋聞牂牁接境五溪遺風上古以之要服中世漸爾羈縻師號滑夫相名婁氏漢則宋均甫肇靖溪山唐則楊興師遂開展境邇來豪右時恣陸梁去就在

心否臧由已溪州彭仕然世傳郡印家總州兵布惠立威識恩知勸故能立三四代長百萬夫非德教之所加豈簡書而可畏亦無辜於大國必不虐於小民多自生知因而善處無何忽承間隙俄至動搖王每示含宏常加姑息漸爲邊患深入郊圻擾掠耕桑侵暴辰澧疆吏告逼郡人失寧非萌作僞之心偶昧戢兵之法焉知縱火果至自焚時晉天子大創丕基倚注雄德以文皇帝之徽號繼武穆王之令謨冊命吾王開天策府天人降止備物在庭方振聲名又當昭泰眷言解頤可俟綏懷而邊鄙上言各效命士乃以靜江軍指揮使劉勅率諸

部將士以偏師鉦鼓之聲。震動溪谷。彼乃棄州保嶮。結
阻馮高。惟有鳥飛。謂無人到。而劉勅虔遵廟筭。密運神
機。跨壑披崖。臨危下瞰。梯衝既合。水泉無汲引之門。樵
採莫通。糧糗乏轉輸之路。因甘於恤。彭師曷
爲父輸誠。束身納款。我王愍其通變。爰降招攜。崇虎感
德。以歸周。孟獲畏威而事蜀。王曰。古者叛而伐之。服而
柔之。不奪其財。不貪其土。前王典故。後代著龜。吾伐叛
懷柔。敢無師古。奪財貪地。實所不爲。乃依前奏。授彭仕
然。溪州刺史。加檢校太保。諸子將吏咸復職員。錫賚有
差。俾安其土。仍頒廩粟。大賑貧民。乃遷州城於平岸溪。

之將佐。銜恩向化。請立柱以誓焉。於戲王者之師。貴謀
賤戰。兵不染鏑。士無告勞。肅清五溪。震讐百越。居平疆
理。保父邦家。爾宜無擾耕桑。無焚廬舍。無害樵牧。無阻
川塗。勿矜激瀨。流湍。勿恃懸崖絕壁。荷君親之厚德。我
不徵求。感天地之至仁。爾懷寧撫。苟違誠誓。是昧神祇。
垂予子孫。庇爾族類。鐵碑可立。可忘賢哲之蹤。銅柱堪
銘。願奉祖宗之德。宏臯仰遵王命。謹作頌焉。其辭曰。昭
靈鑄柱。垂英烈。手執干戈。征百越。誕今鑄柱。庇黔黎。指
畫風雷。開五溪。五溪之險。不足恃。我旅爭登。若平地。五
溪之衆。不足平。我師輕躡。如春冰。溪人畏威。思納質。棄

汧歸求立誓名山記作溪人畏威仍感惠納質誓山

川兮告鬼神保子孫兮千萬春及文昭王薨張少敵議

立恭孝王宏皐固爭之且怒曰吾聞立嗣以嫡先大王

與都尉希廣同為嫡嗣舍此不立而欲立老婢兒可乎

蓋恭孝王故庶妾子也少敵退而歎曰惜哉李公禍自

此始矣未幾朗兵破長沙宏皐為所執恭孝王詰責之

曰吾雖生於庶孽然託體先君皆馬氏子也汝何見毀

而不吾立邪宏皐無以對命壯士斃殺之宏皐有表狀

一卷傳於世

宏節宏皐弟也少有文學與宏皐同居幕府同光初武

穆王拜江南諸道都統唐莊宗詔賜戰馬數百匹王屬

宏皐草謝表會宏皐文思艱澁顧謂宏節曰馬有旋風

之隊那得一事作對宏節曰獨不聞軍有偃月營邪宏

皐欣然捉筆云尋當偃月之營擺作旋風之隊表成王

大稱賞其警敏如此文昭王置天策府學士宏節亦與

其數或以為武平節度書記李松年非宏節也宏節後

與宏皐同死於朗兵

鄧懿文人以文學雄楚中仕文昭王為靜江府掌

書記俄擢天策學士已又兼領營田使籍逃田募民耕

藝文昭王薨懿文與劉彥瑫輩力主立廢王希廣朗兵

十國春秋 卷七十四 四
入爲恭孝王所殺

王贇

孟駢

歐宏練

王贇都指揮環之子也累官岳州刺史恭孝王引兵攻廢王希廣廢王命贇爲都部署戰棹指揮使大破朗兵於僕射河明年朗兵至岳州贇堅城不戰恭孝王呼贇曰公非馬氏臣乎不事我欲事異國邪爲人臣而懷二心寧不辱其先人贇曰亡父爲先王六破淮南兵今大王兄弟不相容竊恐淮南坐收其敝一旦以遺體臣淮南誠辱先人耳願大王入長沙不傷同氣臣其敢不盡節而有二心恭孝王有慚色亟引兵去未幾改永州刺

史國亡歸唐湖南諸將佐皆次第入朝而贇獨遷延後至唐中主心不善也毒殺之

孟駢居廢王幕府頗時時以謀畧進恭孝王稱藩於唐駢受廢王指往說恭孝王曰公忘父兄之讎北面事唐何異袁譚求救於曹公邪恭孝王將斬之駢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駢若愛死安肯此來駢之言非私於潭人實爲公謀也乃釋歸

歐宏練仕文昭王爲客將稍遷天策府內都押牙宏練多幹才頗忠於國家一日拓跋恆與語曰王逞欲而愎諫行見千口飄零矣蓋以宏練有同心也及恭孝王之

十國春秋 卷之十四 五
難作宏練事廢王無他志會恭孝王請封於漢宏練與
進奏官張仲荀謀厚賂執政拒其所請漢遂降詔諭恭
孝王兄弟輯睦凡武平所貢必附武安以聞馬氏得以
少延歲月者宏練與有力云

吳宏楊滌

吳宏楊滌皆廢王希廣將也宏爲步軍指揮使滌爲小
門使於軍中素無顯名朗兵攻長沙急二人相謂曰以
死報國正其時矣各引兵出戰宏出清泰門掠陳不利
滌乃執大斧出長樂大呼索戰曰殺來此爾我畢命日
也自辰至午凡往復數十圍朗兵小却滌方鼓勇進兵

而許可瓊輩有異心按軍不救頃之滌士卒饑罷退就
蓐食可瓊舉軍投欵未幾而長沙陷矣將吏共詣恭孝
王謁賀宏戰血濺染盈衷直入見恭孝王曰不幸爲許
可瓊所誤今日死不愧先王矣會彭師曷亦請死王前
恭孝王歎曰皆鐵石人也貸不死滌竟以抗師爲朗人
嚮食左右莫不痛之

彭師曷

廖偃

彭師曷者黔南溪州刺史仕然之子也文昭王時仕然
命師曷率諸蠻來降王徙溪州於便地仍表仕然刺史
如故而師曷事廢王希廣官強弩指揮使領辰州刺史

是時國人多惡師曷曷直廢王心獨憐之待遇有加故師曷常欲爲廢王死及恭孝王引兵攻長沙師曷時登城望入白廢王曰武陵兵驕雜以蠻蠻其勢易破請令許可瓊陳山前臣以步兵三千自巴溪渡江趨岳麓後夜擊之希萼坐成擒也廢王以爲然而可瓊有二心謂師曷與梅山諸蠻皆族類安可信竟沮其議未幾長沙陷師曷投槊請就死恭孝王嘉其忠僅笞背罷爲民師曷遂藁葬廢王瀏陽門外以歸而心實常懷恭孝王不殺恩也居無何恭孝王與弟希崇復爭國恭孝王敗見執希崇意師曷與王有舊怨且避殺兄名於是命師曷

幽恭孝王衡山使甘心焉師曷歎曰留後欲使我弑君邪吾豈爲是哉至衡山廖偃在焉相與護視恭孝王甚謹未常失人臣禮希崇意不快召恭孝王歸長沙師曷乃與偃奉王爲衡山王後歸唐授殿直都虞候卒廖偃一名仁勇天策學士匡圖之子少儻喜奇節通左氏春秋班固漢書事武穆王父子自秘書郎爲裨將戍衡山縣會恭孝王爲弟希崇所執希崇遣彭師曷囚王衡山偃與其叔凝謀曰吾家世受馬氏恩今王希萼長而被黜盍相與輔之乃擇勇士百人執兵衛王晝夜擊柝以警非常遂築行府與師曷奉王爲衡山王斷江

爲界編竹爲戰艦王署師曷武清節度使召募徒衆數至萬餘人州縣稍稍應之隨遣判官劉虛已求援於唐唐將邊鎬帥水兵越長沙恭孝王遂入朝於金陵偃師曷俱從行而偃爲部署輜重指揮使尤勤粹恭孝王流涕曰吾逐於逆豈非偃盡忠豈能免福至金陵唐中主召見歎獎之授偃左殿直軍使萊州刺史使守道州以備南漢俄而朗州叛潭州亦潰偃所部多潭人中夜作亂偃率親率力戰不能支極罵而死唐中主下詔哀悼贈右領衛大將軍寧州刺史諡曰節

諡曰彭師曷廖偃之事言人人殊江表志則云師曷且

從王弟希崇指害恭孝王賴偃衛之而寢其謀五代史則謂希崇遣師曷與偃囚恭孝王而師曷奉之衡山竟不言偃功惟十國紀年及陸氏南唐書稱師曷偃同心推戴而唐保大時豐城令劉虛已亦常移書史館明偃大節要之兩人皆忠於故君而偃功爲多固不可沒也嗚呼史之傳譌失實者獨兩人事已哉

劉彥瑫

許可瓊

劉彥瑫者事文昭王爲長直都指揮使王薨彥瑫與學士李宏臯等共立都尉希廣無何王弟希崇貽書恭孝王畧言彥瑫違先王命廢長立少義所不容恭孝王內

十國春秋 卷七十四
舍怨望而未有以發也會台永州來奔喪彥瑫復遣周
廷誨將水軍往逆令永州將士皆釋甲入館不聽恭孝
王與廢王相見恭孝王歸居二年悉調朗兵入犯廢王
希廣曰朗州吾兄也不可與爭當以國讓之彥瑫固以
爲不可王乃命王贊爲帥而以彥瑫監其軍明年潭兵
屢不勝嗣王憂形於色彥瑫白王曰朗州兵不滿萬馬
不滿千都府精兵十萬何憂不勝願假臣兵萬人戰艦
百五十艘徑入朗州縛取希萼以解大王憂廢王愧署
彥瑫朗州行營都統彥瑫入朗境父老爭以牛酒犒師
曰百姓不願從亂望都府之兵久矣彥瑫厚賞之乃與

逆戰朗兵於涪州乘風縱火以焚其艦頃之風回火熾
潭兵皆自焚彥瑫還走江路已斷士卒死者無筭已而
恭孝王引兵掠湘陰隨攻長沙及城陷彥瑫趣袁州奔
於南唐終焉

許可瓊侍中德勳子也積功至水軍指揮使朗兵內侵
廢王希廣命可瓊帥戰艦五百艘屯城北津屬於南津
戰有日矣而恭孝王陰遣使啖以厚利約分湖南地可
瓊心動遂力沮彭師高夾擊之謀事見師高傳且謂廢
王臣世爲楚將必不負大王希萼竟何能爲廢王頗倚
可瓊爲腹心日賜可瓊金屢過其營密議可瓊常閉壘

不使士卒知朗軍進退廢王故椎愚歎曰可瓊真將軍也吾復何憂可瓊因得爲姦常夜乘單舸稱巡江潛與恭孝王會水西約內應一日師曷見可瓊瞋目叱之入見廢王曰可瓊將叛國人盡知之請速誅無遺後慮廢王曰可瓊故許侍中子寧有是邪未幾朗軍攻長沙益急可瓊不復爲拒敵計俄蠻兵自城東縱火可瓊遂舉全軍降恭孝王旣入長沙賞不及於可瓊頗疑其饒望出爲蒙州刺史會王弟希隱爲靜江節度副使與指揮彭彥暉不相容密遣人告可瓊可瓊方畏南漢之逼卽棄蒙州趣桂州與彥暉搏戰彥暉奔衡山而南漢吳懷

恩復據蒙州掠桂管可瓊遂帥衆走全州卒

論曰彥瑫措置乖方禍遺君父竄身鄰國百死莫贖矣可瓊受關外之寄以國予敵隕厥家聲視宏滌諸臣有愧焉要皆所謂馬氏之罪人與

十國春秋卷第七十四終

十國春秋卷第七十四終

十國春秋卷第七十四終

十國春秋卷第七十五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錢塘關仙渠查度氏閱

昭文周百昂少霞重刊

楚九

會列傳

李令元舉王侯元亮元亮王全元亮邵岳

李令江南人也故唐時累任大邑假秩至評事世亂年老無復宦情築室於廣陵法雲寺西為終焉之計常夢束草加首口銜一刀兩手各持一刀入水而行意甚異

之未幾孫儒陷廣陵儒將李瓊屯兵法雲寺恆止令家
父事令情好甚篤武穆王入湖南瓊從之挾令與俱行
瓊後累官桂管觀察使薦令爲荔浦令與前夢遂合云
侯元亮仕武穆王爲湘縣令退居長沙雅好賓客宴
會無虛日人目之曰閹侯。

王仝湘鄉人武穆王時爲江華指揮使與蠻將戰死里
人立廟於安化東號王司徒至今有司徒嶺
邵岳京兆人唐末大亂挈家來湖南彭玕刺史全州時
辟岳爲判官會賊魯仁恭寇連州遷岳國子司業知州
事遂家於桂陽子崇德官道州錄事叅軍

朱葆光

陶英

黃匪躬

朱葆光其先京兆人徙家南陽朱氏篡唐葆光與顏蕘
李濤輩復攜家來湖南僑居潭州每遇元會長至節必
整衣立南嶽祠前北望號慟殆二十年後濤歸中原葆
光遂卜築衡山家焉長沙旣陷子昂入宋官工部侍郎
昂少與熊若谷鄧洵美同學時朱遵度號爲
朱萬卷因目昂爲小萬卷蕘亦沒於湖南常自草墓誌
以序交遊之得失

陶英字世民世爲青州人唐末累官太尉天祐二年上
書言事指斥時政忤梁王朱全忠因授征南將軍領兵

八萬出鎮昭州以疎之明年唐亡英懼禍隱於昭州之
誕山挈家以居武穆王開國英絕迹不與通同時有李
太尉者後與英累代締姻人名其山下峒曰陶李峒
黃匪躬連州人幼負詩名與同郡張鴻邵安石吳靄並
有才華登唐光啓三年進士後仕梁掌江西鍾傳幕奏
記武穆王雅傾慕之會匪躬以使事來湖南王大喜盡
蠲其門戶租役匪躬固辭王曰老夫常恨不一挹清風
今幸得見惟恐不足以奉湯沐其見重有如此
北夢瑣言云匪躬妻母俱在三十年不返鄉里

孟賓于 翁宏 廖融 王元

伍彬

孟賓于字國儀連州人少孤力學事母以孝聞郡國雅談云賓于小琰華山神有知一年乞一琰凡六擲得大吉後六舉及第會中朝工部侍郎李若虛來湖南賓于以詩數百章命爲金鰲集獻之若虛稱善譽諸朝由是聲名益振晉天福中登進士第未幾以離亂還鄉會文昭王開府辟爲零陵從事亦不顯用及恭孝王入金陵賓于自歸南唐授豐城簿遷塗陽令坐贖貨論死時宋翰林學士李昉賓于同年進士也遺之以詩唐後主見詩貸死復其官俄致仕隱於玉笥山自號羣玉峯叟逾年以水部員外郎起官金陵平復歸老



於連州年八十七卒有集一卷賓于負詩才喜獎拔後
進士林多之然操行頗不潔爲世所譏初歸江南舉一
子名歸唐亦能詩肄業廬山國學與鄰房生同得佳句
遂交訟於江州宋開寶時累官大理丞時人猶指之曰
此乃訟詩生也

宏字大舉桂州人寓居昭賀間以能詩名咏曉月云
漏光殘井甃缺影背山椒送人云萬木殘秋裏孤舟半
夜猿又宮詞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最爲當時所稱
同邑有裴諧者唐人裴說之弟武穆王時隱於桂嶺亦
工於歌咏湘江吟云風回山火斷潮落岸冰高亦佳句

也

廖融字元素隱居衡山與逸人任鵠王正己凌巒王元
游所著夢仙題檜退宮妓諸詩嘖嘖一時當武穆文昭
二王時避亂不仕竟終於南嶽

王元字文元桂林人隱居不出工於詩登祝融峯云勢
疑撞翼軫翠欲滴瀟湘贈廖融云伴行惟瘦鶴尋寺入
深雲俱爲文人所折服後終於長沙

伍彬邳陽人素能詩初仕王國亡後入宋有解官
詩曰蹤迹未辭鴛鴦侶夢魂先到鷓鴣村又有劉章者
亦仕於王世傳蒲鞮詩辭林多稱賞焉

朱遵度

劉昌嗣

何景山

鄧洵美

江禮

李觀象

曹衍

朱遵度青州人也家多藏書周覽畧遍當時推為博學
稱曰朱萬卷避耶律德光之召挈妻孥攜書雜商賈來
奔文昭王待之甚薄遵度杜門却掃諸學士每為文章
先問古今首末於遵度國人號為幕府書廚後徙居金
陵高尚不仕著鴻漸學記一千卷羣書麗藻一千卷漆
經若干卷時有蕭處鈞者長沙人官衡州司馬心知馬
氏將亂棄其官奔江南不願仕賜田百頃於
袁州新喻縣家焉

劉昌嗣湘鄉人初仕漢隱帝為磁相二州刺史隱帝遇

害昌嗣避地衡山恭孝王在衡山數以賓禮相招不至
周行逢據潭州逼為幕僚昌嗣曰吾常致身漢朝縱不
能為夷齊獨不可效梅福乎乃易姓范號愚叟躬耕以
終其身

何景山故唐進士少有文名入湖南為王逵掌書記居
恆輕周行逢為人行逢恨之未有以發及據有潭州署
景山益陽縣令俄因事縛而投之江曰汝常佐王逵今
逵死且為我告龍君勿復還也

鄧洵美

廣東志作恂美
今從三楚新錄

連州人

江南野史又云
郴郡人

有敏才工

詩賦時湖南朱昂號博學一時士無當意者獨遜洵美

以爲不如天福中與孟賓于並爲李若虛所薦入洛陽
 登晉進士第後還鄉上牋周行逢署館驛巡官洵美貌
 寢而背偃時謂之鄧馱又性迂僻不爲同事者所喜於
 是行逢禮遇漸薄雖處府僚而時憂空乏同年生王溥
 李昉爲中朝顯官溥聞洵美不得志貽以詩曰綠衣我
 已登黃閣白社君猶困故廬行逢稍稍優給之未幾昉
 爲給事而來楚相見話舊不覺悲泣因與唱和歎論竟
 日行逢疑其泄已陰事貶爲易俗場官已而使人詐爲
 山賊突入官舍殺之一云昉請賫致洵美京師周氏餞之遇鴟而卒聞者無不
 痛惜後李昉再奉命祠南岳徒步百里訪洵美墳洵美
 弔之日今日向君墳下過不勝懷抱酸辛

晚娶無子有三女頗貧瘁澧陵人盧氏聞洵美名隣而
 迎之歸妻於儒家先是江南太常丞陳度有薛孤延聞
 雷賦雅爲時彥所推尚而洵美集中亦有此作語句皆
 同首末小異竟未定誰氏之筆
 江禮清流人也周氏時任潭州判官乾德元年宋師入
 湖南將吏多勸保權迎降禮獨率鄉兵二千人拒慕容
 延釗於湘陰力戰而死清流人義之立祠以祀
 李觀象桂林人初事劉言掌書記時恭孝王弟希崇幽
 王於衡山言遣兵趣潭州討其篡奪之罪觀象說言曰
 希萼舊將猶在長沙此必不欲與公爲鄰不若先獻希

崇取其首然後圖潭州可坐而有也言從其計於是希
崇送楊仲敏等首於軍前而言已駸駸有得湖南之勢
矣言既死復事周行逢爲節度副使行逢性嚴酷懼及
禍乃陽寢楮幕臥楮被以結行逢心行逢果信用之凡
平府事無輕重皆取決焉疾革時命子保權事以師禮
無何張文表之亂作文表滅而宋師繼至不止保權召
觀象議之觀象曰夫請師以討文表也文表已破爾師
不還豈非朝廷將有事南土乎我國所恃者江陵之在
北境耳今江陵已束手不能自救欲與相拒所謂魚入
沸鼎而更鼓鬣掉尾其可免乎惟公善圖之無失子孫

萬世利也保權不得已乃出郊迎宋太祖嘉觀象勸降
功大加超擢觀象饒才畧性多嫉忌好蔽人之善零陵
儒士蔣密喜吟咏得風騷之旨嘗題桑云綺羅因片葉
桃李漫同時爲作者所許觀象聞之謬驚曰此僕詩也
何密之能爲士林以此薄之

曹衍 人少以文辭知名偃蹇不遇周行逢據湖南
日仕進專尚門廕衍以布衣子屢獻文章不見用退居
鄉里教授及張文表之叛辟衍爲幕職事敗逃去會赦
乃敢出窮困無以自進采撫舊聞撰湖湘馬氏故事二
十卷詣宋上之宋太宗閱其貧老授將作監丞

蕭某

卒長

蕭某臨江人仕王為將校坐事當斬與其妻亡命出境王捕之急會夜阻水不能去匿旅舍雷槽中湖湘間謂雷為笮天將旦有叩笮語之曰君夫婦速走捕者且至矣因疾行得脫蕭以為神物乃世世奉祀謂之笮頭神嗣後楚人呼為笮頭神蕭家

雞狗坊卒長未詳其姓氏當馬氏時善種子母蔗灌蒔有法繁殖蔓衍遂為湖南圃人冠蔗凡三種曰蠟蔗曰荻蔗曰赤崑崙蔗一時稱絕盛焉

十國春秋卷第七十五終

十國春秋卷第七十六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鄞邑萬斯大充宗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重刊

楚十

列傳

符彥通

符彥通潯州蠻帥也恭孝王率羣蠻破長沙府庫累世之積皆為彥通所得彥通由是富強稱王於谿峒間及劉言攻邊備欲召彥通為援周行逢曰蠻貪而無義前

年從馬希萼入潭州焚掠無遺今兵以義舉往無不克
惡用彼爲哉言乃止復命劉瑫爲鎮遏使以備彥通侵
逼之患瑫故土團都指揮使羣蠻所素憚也明年王逵
得湖南欲遣使撫之募能往者帳下牙將王虔朗請奉
檄以行比至澱州彥通盛侍衛見之禮貌甚倨虔朗厲
聲責之曰足下自稱符秦苗裔宜知禮義有異於羣蠻
昔馬氏在湖南足下祖父皆北面事之今王公盡得馬
氏地足下不早往乞盟致使者先來又不接以禮異日
得無悔乎彥通慚思起執虔朗手謝之虔朗知其可動
因說曰谿峒之地隋唐皆爲州縣著在圖籍今足下上

無天子之詔下無使府之命晏然自王於山谷之間不
過蠻方一部長耳曷若去王號自歸於王公王公必上
奏天子授足下節鎮與中國侯伯等列豈不尊榮哉彥
通大喜卽日除王號因虔朗獻銅鼓數枚於逵逵曰虔
朗一言勝數萬兵真國士也承制以彥通爲黔中節度
使顯德時周行逢命鍾志存爲澱州刺史及行逢死志
存奔武陽澱州蠻楊正巖遂以十洞稱徽誠二州或言
卽彥通諸部云

何敬真

孫朗

張傲

張文表

何敬真

敬一作景

武陵人也事恭孝王爲朗州步軍指揮使

長沙之役列陳於楊柳橋進擊韓禮軍有功王旣陷長沙遷朗州牙內都指揮使將兵戍武陵已而與王逵等共迎劉言於辰州言帳下指揮使凡十人爲親校敬真蓋其一也未幾從逵克潭州逵自稱武平節度副使權知軍府事而署敬真行軍司馬逐唐將邊鎬斬首五百級復有功除靜江節度副使居頃之言命敬真爲南面行營招討使與先鋒朱全瑋合潭兵以拒南漢二人至長沙逵出郊迎相見甚歡日飲酒高會旣以伎女敬真未知逵之誘已輒留連不去而先發朗州將李仲遷率兵三千人趣嶺北都頭符會等心怨敬真遂劫仲遷以歸逵於是乘敬真醉詐爲言使者械繫之獄中隨斬焉時周廣順三年二月辛亥也久之全瑋亦殺死逵卽以其事告言言不得已誅會等數人以爲解先是逵入長沙敬真與全瑋各置牙兵與逵分堂視事每遇宴集使酒紛拏無復上下之分逵心銜之會周行逢張文表事逵多盡禮逵益與敬真不相協敬真辭歸朗州又不能事言言頗疑逵使敬真伺已將討逵行逢因說逵早圖敬真等爲便逵曰共除凶黨同治潭朗夫復何憂也固是除敬真意遂決論者謂敬真之禍實萌於行逢一言

云

孫朗者初與曹進從家城鎮將咸師朗降南唐南唐以其兵爲奉節都授朗進奉節指揮使未幾隨邊鏘取湖南行營料糧使王紹顏多減士卒糧賜朗進怒曰昔吾從咸公降唐唐待我豈如今日湖南將士之厚哉今有功不增祿反減之不如殺紹顏與鏘據楚地以抗中原富貴可圖也於是廣順二年正月朗等帥其徒作亂攻長沙府門不克來奔朗州歸王逵逵問朗曰昔吾從武穆王與淮南戰屢捷淮南兵易與耳今欲以武陵之衆恢復湖南可乎朗曰頃居金陵備觀唐政朝無賢臣軍鮮良將忠佞罔別賞罰不分得保一隅幸矣何暇兼人

朗請爲公前驅取楚地如拾芥也逵大悅厚加禮遇是冬十月濟師潭州卽以朗進爲先鋒使鏘果遁去張傲不知何地人起家諸軍指揮使與王逵等共立恭孝王從子光惠於朗州同叅軍府事已而劉言署指揮使十人號親軍傲居其一焉稍遷武平節度副使王逵之殺何敬真朱全琇也尤忌傲威勇周行逢因乘間白逵曰敬真故傲姻戚臨行時輒以後事屬傲蜂蠆有毒未可忽也公宜備之逵於廣順三年四月庚申遂召傲醉飲而殺之

張文表朗州人與周行逢潘叔嗣同隸劉言戲下累官

衡州刺史行逢且死遺言文表卽叛討之者必楊師璠也文表聞行逢物果怒曰我與行逢俱起微賤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會周保權遣兵代永州戍文表遂驅之以襲潭州知留後廖簡易文表不爲備謂軍吏曰黃口子至而擒之何憂爲伐鼓飲酒如初文表徑入府中簡被殺坐間遇害者凡十數人遂據長沙又將取朗陵保權時年方幼聞叛歎曰先君誠知人矣僕雖懦安可使軍國落賊手遂命師璠帥萬人討之將發保權揮涕對三軍曰先令公墳土未乾而兇賊逞逆實保權不孝所致敢以勞諸君諸君未忘先令公之故戮力

同心滅此賊於地下足矣辭氣激昂義形於色軍中無不感泣師璠亦泣顧左右曰汝見郎君乎年未成人而賢若此軍士奮然咸思自効未逾旬大破文表於平津亭糲食之餘黨悉平初文表將叛猶豫不定有從者夜夢文表領上繞一龍文表大喜曰此天命也於是決意舉兵及敗識者以龍神物而出於領是禍將作神去焉之兆也文表滅而周氏亦隨亡

僧居遁

僧洪道

報慈長老

僧虛中

至聰禪師

彭幼謙

伊用昌

僧居遁字證空撫州人也少叅翠微又問臨濟復走洞

山就正良价禪師一日叩祖師西來意良价曰待洞水
逆流卽向汝道居遁始大悟居久之武穆王延住潭州
龍牙山大闡宗風願寂時有大星墮方丈前

僧洪道不知何許人能通內外諸典道行尤高大爲時
人所重天福中居衡州石羊鎮山谷文昭王聞其名徵
爲報慈住持洪道不應召王堅欲致之使者相望於路
洪道乃率弟子輩轉徙深山中會百鳥和鳴隨之衆遂
踪跡其處再拜曰大王願與師相見今不輒應命遽入
巖谷和尚卽得計矣奈符檄疊至百姓繹騷何洪道頷
之曰吾爲汝行矣比至府王待以國師禮久之固乞歸

山不知所終初洪道人山時有虎蹲山乳二子弟子皆
大駭洪道呪曰無懼彼行當移去言訖虎銜二子趨出
報慈長者失其姓名素有道行能入定觀人休咎文昭
王問曰孤於富貴無遺恨所不知者壽耳對曰大王無
憂當與佛齊年王薨時正四十九歲

僧虛中宜春人遊瀟湘山

一作居玉詩山

同沙門齊己尚顏栖

蟾之徒爲詩友已而住湘西栗成寺與王子希振情好
甚篤希振迎虛中納之詩閣虛中喜蒸火每煙燎閣際
彩翠希振復加髹膜不以爲忤嘗題希振池亭多佳句

詩云嘉魚在深處幽鳥立多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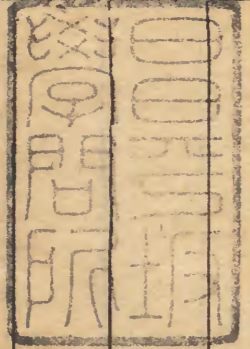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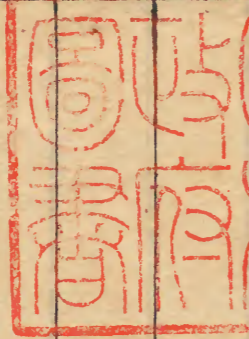
希振大加稱賞又時時貽詩司空圖

亦推重圖有詩云十年華嶽峯頭住只得虛中一首詩著有碧雲詩一卷傳世
同時湘南僧文喜乾康亦以詩名文喜失鶴詩乾康咏
雪詩皆甚傳湖南

至聰禪師不知所自來居祝融峯清修數十年戒行具
足大有所得一日下衡山見女子紅蓮者睇視良久悅
之遂宿於其家詰旦披衣起沐浴與女子俱化人咸異
之
彭幼謙湘陰人也寒暑惟一羽褐文昭王時自言常聳
丹壇丹竈得大藥一丸餌之歷年百有四十餘歲後不
知所之

伊用昌南岳道士也有異術學士廖匡圖九國志作光圖母病
思鱸值江水暴漲魚不可得用昌探懷得木獺長三寸
許投江中須臾波浪騰沸擒一巨鱗出作鱸食匡圖母

病尋愈



十國春秋卷第七十六終

寬政戊午

